

吴桥杂技——

吴桥百姓最自豪的名片

张腾扬



▲何书胜在“杂技小院”指导杂技学员练功。 刘天奇摄

▲杂技演员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江湖大剧院内表演。 赵晓龙摄

版式设计:张芳曼

核心阅读

在这里,人人爱杂技。“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自家小院,时常可见有人翻一翻跟头、变两个戏法,演出道具多是家里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尽显人间烟火气。

几十米高的高架上,数名演员静静矗立,一束束灯光落在他们身上,全场观众屏息以待。突然,音乐响起,演员开始在空中“起舞”,熟练地翻转、接力、跳跃……动作扣人心弦。有的演员还不时故意倾斜一下,引得观众惊呼不断、掌声不断。近日,河北吴桥杂技大世界的剧场内,上演了一场震撼的空中飞人表演。

在吴桥,这样的精彩其实很常见。“说起杂技,便会想到咱吴桥!”剧场负责人王立刚说。在这里,人人爱杂技。“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自家小院,时常可见有人翻一翻跟头、变两个戏法,演出道具多是家里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尽显人间烟火气。

对许多吴桥人来说,杂技已经从一种谋生手段,变成了一种艺术享受

杂技,是吴桥百姓最自豪的名片。吴桥杂技历史悠久,它起源于先秦时代的角抵戏,汉唐时期一直是宫廷表演的重要节目。明清时期,大运河漕运繁华,杂技艺人沿河“撂地摊”,走向各地。20世纪初,吴桥杂技艺人孙福有等人带着杂技走出国门,孙福有也被誉为“现代马戏之父”。经过上千年发展,吴桥杂技产生了肢体技巧、道具技巧等11个大类上千种单项节目,还衍生出“说口”“锣鼓”等口头文艺形式。

吴桥位于黄河故道下游,过去盐碱满地,土地贫瘠。为了谋生,当地百姓走街串巷演杂技。父传子,师带徒,世代代代,这门技艺的根越扎越深,影响越来越大。

年近五旬的王立刚就出身杂技世家,父亲是当地知名杂技艺人王保合。幼时,他曾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白天在街头表演,晚上挤在大车店或地下室睡大通铺,若是门罗罗雀,还得饿肚子。过去杂技艺人奔波讨生活的艰辛,王立刚深有体会。上世纪80年代,王立刚和父亲加入了吴桥县杂技团。

练杂技苦,没有一股子坚韧执着的劲儿,吃不了这碗饭。从会走路起,王立刚便苦练基本功。每

天天不亮,他便与姐姐们一同贴着墙根练倒立,每次坚持一个多小时,直到汗水湿透了衣背,双臂颤抖不已。压腿、踢腿,每一个动作都要练习千百次。撸起袖子,他露出一双粗细不一的胳膊——这是长期练功的痕迹。凭着这股劲儿,王立刚练就了一身好鞭技,10米开外打中蜡烛的火苗不在话下。

干这行,跌打损伤是家常便饭。但是,当掌声与鲜花涌来,王立刚觉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跟随剧团去非洲演出,院子里挤满了人,孩子们趴在墙头观看表演,观众们跟着音乐模仿他们的动作。“那一刻,我们所有演员感到无比自豪。”

随着时代的发展,杂技的训练方式变得越来越科学高效。对许多吴桥人来说,杂技也已经从一种谋生手段,变成了一种艺术享受。

“小时候看到杂技舞台上那些‘闪闪发光’的演员,我就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角儿’!”在吴桥杂技艺术学校的练功房里,正在练习柔术的学生陈娇娇一脸憧憬。

陈娇娇今年15岁,父母做着小买卖,家里衣食不愁,学习杂技就是因为热爱。为此,她全心投入,白天除了吃饭休息,几乎都在练功。不过,相对于过去的“苦练”,现在更讲究“巧练”。“你看,我都是带着皮筋拉伸,一会儿休息完再去练空竹。”

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成立于1985年,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中等杂技艺术学校。“学校集中培养杂技与魔术舞台表演专业学生,以文化理论教学和实训教学相结合,让传承效率和表演质量得到了很大提升。”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党委书记雷武介绍。目前,学校已为国内数十个省份的杂技团培养输送了3000多名杂技魔术类人才。

老师们遵从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运用弹跳器、筋膜枪、滚轴等专业运动设备,为学生

量身定制最适合的训练方案。陈娇娇身体柔韧、平衡性强,老师便引导她着重训练柔术。“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雷武说。

“杂技小院”声名远扬,在科技和舞美的加持下,杂技放射出更耀眼的光芒

春日,吴桥县铁城镇张松村一处农家院落。一阵锣声响起,十几名灵动飘逸的年轻演员轮番上阵,蹬缸、水流星、钻火圈……仿佛一幅流动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这里是省级非遗传承人何书胜的“杂技小院”。

近年来,吴桥县开展修缮杂技名人故居、建设杂技博物馆、非遗体验研学等活动,并对张松、孙龙等17个“杂技专业村”进行修缮保护,打造“杂技小院”,更好地传承杂技文化。

70岁的何书胜是当地“何家班”的第六代传人,亲手培养了500多名杂技人才。如今,他的子孙孙女都能登台演出了。

在“杂技小院”里,孩子们苦练顶缸、翻跟头等基本功,同时还要学习一些表演性很强的“障眼法”项目。每一个项目,都凝聚着何书胜的心血与智慧:“我们挖掘的都是那些失传或即将失传的技艺,经过包装改良后对外演出,形成自身特色。”小院里,孩子们挥汗如雨的练功场景,让人感动。曾有剧组专门来到这里取景拍戏,记录下这原汁原味的传承瞬间,也有演出团体来商量合作事宜。

如今,“杂技小院”已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景点。农闲时节,只要锣鼓声响起,四面八方的乡亲们便会聚集而来。张松村这个200多人的小村落,原本有近半村民在外从事与

杂技表演相关的职业。如今,随着“杂技小院”的声名远扬,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回村发展,组建自己的表演团队。

在科技和舞美的加持下,杂技追求的惊险、奇、美,在更大舞台上放射出更耀眼的光芒。“比如一个简单的倒立,原本就是在板凳上,如今可能是在大转轮或高架之上。大型舞台道具的运用更是让人叹为观止。”王立刚说。吴桥县还创新演艺形式,推出了《江湖》《时代》《运河·印象》等一批杂技、魔术情景剧,将杂技艺术的极限之美与现代舞台艺术深度融合。

表演形式的推陈出新,也催生了吴桥杂技演出道具产业的蓬勃发展。目前,吴桥全县已有9家杂技衍生品开发制作企业,产品畅销国内外。

走进吴桥丰耀杂技魔术道具有限公司,仓库里,飞镖、自行车、道具壶、魔术箱等道具琳琅满目。车间里,工人们正在拼装大型魔术升降梯,近10米高的庞然大物令人叹为观止。公司已经研发制作了1000多种道具品类,每年生产各类道具20多万件套。公司总经理周文明说:“吴桥的杂技文化基础和市场需求,是我深耕这一领域的信心所在。”

漫步吴桥,杂技无处不在,已形成独具特色的杂技文化旅游产业集群

在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副校长王洋的手机上,珍藏着一条英文信息,翻译后的意思是:“非常感谢您帮助塞拉利昂杂技学校,像一位父亲帮助孩子站起来。这所学校使杂技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体育项目之一,我考虑让塞拉利昂的学生参加今年的培训……”

信息是一名曾在这里学习过的非洲留学生安娜发来的。她将在中国学到的杂技带回故乡,开办了塞拉利昂第一所杂技学校,让更多非洲学生有机会学习中国杂技。

21世纪,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承担了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交办的外籍杂技人才培养任务。“自2002年招收第一批非洲留学生开始,学校已为20多个国家培养杂技留学生600余人。”王洋介绍,留学生回国后的创办杂技团和杂技学校,有的在世界舞台上表演。“杂技搭建起对外交往的友谊桥梁,让中国杂技文化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

近年来,吴桥县大力推进“杂技兴县”,将杂技教学、演出、旅游以及道具研发生产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杂技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目前,全县各类杂技文化团体、企业已达100多家。

自2017年起,吴桥县还积极推行“杂技进校园”工程,通过编写教材、选聘教练、整合课程以及组织展演比赛等方式,吸引了全县124所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参与。目前,吴桥县已有近3万名青少年儿童投入到杂技文化传承中,守护这独特的文化瑰宝。

漫步吴桥,杂技无处不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里,不仅有一场场精彩表演,游客还可以亲身体验众多项目。

吴桥县实验小学校园里,杂技元素被融入团体操,让孩子们充分体验杂技的魅力。春日阳光下,吴桥运河公园流水潺潺、柳叶绿。河畔步道上,不时可见年轻人压腿、倒立,成为运河边一道独特的风景。

吴桥人发展了杂技,杂技也改变了吴桥。

足音



徐莱近照。徐莱供图

武丹丹

「写戏的时候,心里务必要有观众」

日前,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改编的同名京剧《主角》亮相湖北武汉,获得好评。领衔改编这部作品的,是已经90岁高龄的剧作家徐莱。2023年11月,她被授予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

我曾问徐莱老师,什么是你生命的“主角”?老人家认真地回答说:“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不知道什么是我生命的‘主角’,但是这一辈子,让我终生铭记的很多事情,都和戏剧相关。”

最初的记忆,不过五六岁,祖母爱上了京戏,用养老金买来全套家伙,要求孙辈都唱戏。徐莱被迫学习了全本《坐宫》《玉堂春》,折子戏《武家坡》《霸王别姬》《凤还巢》……大哥迷恋话剧如痴如狂,学生时代就成立了剧社,组织同学们演出。作为成员的妹妹,只要有戏就空跑,她就冲进剧场看戏。看着看着,就把每个角色的台词都背了下来,把每个场面的调度都记在了心里,把每个演员的动作、语气、眼神都记个一清二楚。不能进城看戏时,她会在家里的穿衣镜前,把全戏一幕一幕地“演”下去。

这种生活,练就了徐莱的戏剧童子功。“无论什么样的作品,我记住的都是一个个生动的人物。所以,我知道,无论写什么样的戏,写人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写不一样的人,写矛盾冲突中的人,让观众有看头、有想头,演员有演头。”因此,在此后的编剧生涯里,每一部作品,徐莱都“挖空心思”想写出人物的不一样。

第一部戏《燕燕》,原作是喜剧,她却看到那个时代女性的悲剧命运,将其写成了一部悲剧。写《王熙凤》时,她想到了这个贾府第一能人风光背后的辛酸、内心深处苦涩。“我觉得剧作家必须有一双时代之眼,把对世界、对人的认识变成作品的个性化创作,要勇于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突破自己、提升自己,保持对社会、对生活的敏锐和独立思考能力,始终保持自己的审美品格。”徐莱说。

徐莱是一级编剧,她的作品,至今已经培养出12朵“梅花”。很多演员通过演她的戏,获得梅花奖这个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项,涵盖了晋剧、桂剧、川剧、秦腔等多个剧种。从首届获奖的晓艇开始,《日连之母》培养了陈巧茹、虞佳师徒两代梅花奖,《马前泼水》培养了秦腔李小青、桂剧伍思亭两个剧种的梅花奖,名家田蔓莎、陈巧茹更是通过她的作品《麦克白夫人》《死水微澜》《欲海狂潮》获得“二度梅”……戏剧界曾为她的作品召开过多次研讨会。大家对她追求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实践,给予了充分赞赏。徐莱也有自己的理解:剧本作为戏剧文学,文学性固然不可少,但是剧场性、表演性更需要关注。剧本要给演员提供细节和情感支撑,还要把剧种的特色包括绝技都尽可能地放进去,让演员有展示的空间。

“写戏的时候,心里务必要有观众。”在四川成都市川剧院工作的时候,每逢新戏演出,徐莱就会要张工作票,在观众席中坐着,听大家的议论,观察观众的反应,只要说得有道理,她马上就改。特别是帮腔,经常一场戏下来,侧幕帮腔的演员手里拿着好几张纸条,都是徐莱临时改的词。演员们看到她就说:“徐嫂哪里都好,就是太爱改词!”

她的作品既有时代感,又有现代性。改编剧目比例不小,是由戏剧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原创固然重要,但好的改编也是重要的再创造。“再创造,就是在契合原著的总体精神上,在原著的人物基调中,改编者调动自己的主体意识和创作才能,使改编后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能获得新的艺术价值和新的艺术生命,使改编后的作品可以和原著各领风骚、长存于艺术之林。”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徐莱游刃有余地表达着自己对于人生、对于命运、对于社会的思考。

获得“终身成就奖”后,徐莱写下一首打油诗,其中有“切盼后浪推前浪,愿闻新戏换旧歌”两句,尽显她的潇洒豁达和对后辈戏剧人的殷殷期望。

菜,意为有香气的木头。小时候,父亲对她的期望是成为冰心一样的作家,希望她能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或许是一种回应,她选择了一份终身与文字打交道的事业,在戏剧这片沃野上,她最终成长为一棵茁壮的树,芳香迷人。



来自现场的声音

用影像创新表达节日文化

李鹏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满街杨柳绿丝烟。这是民间对于清明的描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是陆游笔下的清明时节。节日蕴含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积淀,在对传统节日的赓续传承中,我们读懂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根与魂。

立足节日文化元素,从2021年开始,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以“奇妙游”这一新颖的节目架构,延展电视节目的审美空间和表达边界,传递当下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回首“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创作,汲古润今、固本开新是一条主线。

河南的文化底蕴,滋养了节目创作灵感。但我们没有止步于传统,而是让科技赋能文化,用影视化拍摄手段赋予节日“烟火气”之上的诗意与美感。《唐宫夜宴》将歌舞放进博物馆

场景,在风趣诙谐的舞蹈风格基础上,将虚拟场景与现实舞台结合,制造出“博物馆奇妙夜”的感觉,文化元素以“彩蛋”形式蕴藏在节目中。《墨舞中秋帖》《登高打怀》等节目,不仅从民俗等方面对节日文化进行了还原,在内容与形式上也进行了适度创新,让人们更加热爱自然、敬畏天地。

我们将节目与上下五千年、纵横三万里的山水水进行勾连,节目取景地从省内逐步走向各地。舞蹈节目《阮上踏歌行》在广西桂林实景拍摄,舞蹈节目《伊州长歌》取景新疆哈密胡杨林、幻影湖、巴里坤草原等景区。截至目前,“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已走过河南、云南、浙江、山西、广东等19个省份,其中河南省17个地市已经全部覆盖。将优质文化类节目与国内、省内各地区资源特色紧密结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努

力实现文旅产业的创新与发展。在河南,一些景区不断推出新的玩法,如洛阳,去年“五一”期间,全城随处可见穿着汉服上街的市民和游客,龙门石窟等地已成为汉服爱好者的热门打卡景点。

我们在创作中体会到,解读文化不是照搬历史,不能仅仅局限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历史事件,需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含义和历史脉络。深刻理解文化,才能更好地与观众沟通,触及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经验,作品才有可能与观众产生共鸣。

我们开始寻找具有象征性的、能够反映文化深层价值的元素,以创新方式融入节目中。它可能是视觉的,如颜色、形状、图案。也可能是听觉的,如音乐、节奏、语言。甚至可能是触觉和嗅觉的。比如,在传统文化中,“金刚”象征无坚不摧的力量和坚强意志,舞

蹈节目《龙门金刚》通过艺术形象描述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坚韧,激发观众的共鸣,增强自豪感与凝聚力。

文化符号的含义会随时代变化而演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其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对于创作者而言,理解并利用文化符号的演变和跨文化涵义,是一个具有挑战也充满机遇的过程。这要求创作者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捕捉到时代变迁中人们对这些符号的理解和情感的流向。

每一期“奇妙游”节目的结尾处,都会以醒目的“未完待续”作为结束,一次次唤起和延续着观众的情感期待。

我们用影像创新表达节日文化的努力,同样未完待续。(作者为河南广播电视台视觉制作中心视觉总监)